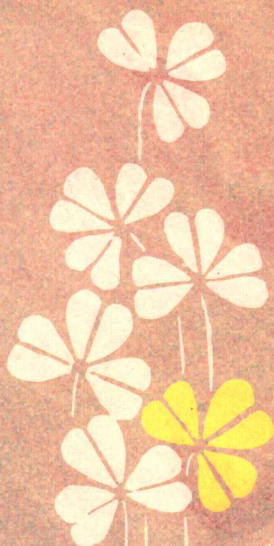


《聯合文學》

賢蹟 剩奇

Oracles and Miracles



石帝文◎著

Stevan Eldred-Grigg

石莉安◎譯

「刺」賢奇蹟

Oracles And Miracles

石帝文·愛爾德瑞德—格利格 (Stevan Eldred-Grigg)／著
石莉安／譯

「剩」賢奇蹟 (Oracles And Miracles)

作者／石帝文・愛爾德瑞德－格利格

譯者／石莉安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許悔之

叢書副總編輯／杜晴惠

執行編輯／郭慧玲 蔡佩錦

視覺總監／周玉卿

美術編輯／林文勇

校對／石莉安 蔡佩錦

業務部總經理／朱玉昌

業務部副總經理／李文吉

印務主任／王傳奇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02)27666759・27634300轉5107

傳真／(02)27491208 (編輯部)、27567914 (業務部)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unitas@udngroup.com

印刷廠／瑞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話／(02)26422629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06年4月 初版

2006年4月20日 初版二刷

定價／350元

copyright © 2006 by Stevan Eldred-Grigg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剩」賢奇蹟／石帝文·愛爾德瑞德—格利格 (Stevan Eldred-Grigg) 著;石莉安 譯.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2006 [民95]

360面; 14.8×21公分. -- (聯合譯叢; 43)

譯自: Oracles And Miracles

ISBN 957-522-606-2 (平裝)

887.257

95004498

目

Contents

次

【名家導讀】	讀《「剩」賢奇蹟》／劉森堯	5
【譯者前言】	翻譯是我的真愛，文學是我的深情／石莉安	8
【作者自序】	初試驚啼的東方之旅／石帝文・愛爾德瑞德——格利格	14
第1章	花城傳來的初啼	21
第2章	金雞獨立站廚槽	45
第3章	當「雷絲」遇上「多莉」	79
第4章	灰姑娘期待舞會	97
第5章	好戲連臺話當年	123
第6章	南方陷入了危機	145
第7章	生產線上的女工	173
第8章	嫁妝箱裡的寶貝	201
第9章	眾裡尋他千百度	241
第10章	為人妻又為人母	281
第11章	坎特伯里的家園	307
第12章	誰人芳華二十一	333

「剩」賢奇蹟

Oracles And Miracles

石帝文·愛爾德瑞德—格利格 (Stevan Eldred-Grigg)／著
石莉安／譯

目

Contents

次

【名家導讀】	讀《「刺」賢奇蹟》／劉森堯	5
【譯者前言】	翻譯是我的真愛，文學是我的深情／石莉安	8
【作者自序】	初試鶯啼的東方之旅／石帝文・愛爾德瑞德——格利格	14
第1章	花城傳來的初啼	21
第2章	金雞獨立站廚槽	45
第3章	當「雷絲」遇上「多莉」	79
第4章	灰姑娘期待舞會	97
第5章	好戲連臺話當年	123
第6章	南方陷入了危機	145
第7章	生產線上的女工	173
第8章	嫁妝箱裡的寶貝	201
第9章	眾裡尋他千百度	241
第10章	為人妻又為人母	281
第11章	坎特伯里的家園	307
第12章	誰人芳華二十一	333

【名家導讀】

讀《「剩」賢奇蹟》

文／劉森堯

我們向來對紐西蘭的文學不太熟悉，就我個人而言，唯一比較深刻印象是十幾年前看的，珍康萍所拍的電影《鋼琴師和她的情人》，這部影片所展現的極豐富的紐西蘭特殊風味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當然，片中所流露的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濃厚的文學性，這倒引起我對其背後的文學心靈感到好奇，進而引發濃烈興趣，但是，我們忍不住要問：紐西蘭的文學在哪裡？紐西蘭人也在創作文學嗎？

紐西蘭人當然也在創作文學，只是我們不熟悉因而不得其門而入而已，我們需要有人為我們從事這方面的譯介工作，分為兩方面，其一是一般性的介紹和導覽，多少帶有文學創作歷史的精闢描述，這是學術性的專業工作。其二是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傑出文學作品去加以邊譯，這仍得必須具備專業的翻譯能力，如今石莉安為我們做的正是上述兩方面兼具，二〇〇四年她率先譯出《紐西蘭的文學旅程》(New Zealand: A Literary History)一書，如今的是《「剩」賢奇蹟》(Oracles and Miracles)一書，兩書作者為石帝文(Stevan Eldred-Grigg)。

這兩本書大致上涵蓋了當今紐西蘭的文學現況，當然也包含了簡單的文學歷史概況。石帝文在《紐西蘭的文學旅程》一書中這樣說：「紐西蘭處於世界最寬的海洋的居中地位，在這個

多山的島嶼上，什麼樣的文學會從中孕育出來？」我們知道，紐西蘭向來就是英國的殖民地，早期從英國湧進來的移民和當地原住民的毛利人融和一起孕育了早期的紐西蘭文化，以及自然然而所形成的殖民地文學（多少離不開美國文學的形成模式），因此，嚴格講起來，早期的紐西蘭文學比較乏善可陳，這和澳洲的情況幾乎如出一轍，和美國也差不多沒什麼兩樣，這必須等到獨立之後，文化發展到某種成熟的地步之後，真正屬於紐西蘭的文學才逐漸孕育出來，這個過程崎嶇而漫長，《「刺」賢奇蹟》正是這樣的產物，如同澳洲作家懷特《人之樹》之中所描述的澳洲成長過程，透過史詩筆調細膩而真確展現了一個民族的真實風貌。

《「刺」賢奇蹟》透過一對學生姊妹的眼睛去看紐西蘭在二十世紀中葉的發展和變遷過程，背景是基督城，而事實上基督城正是整個紐西蘭都市文明的縮影，其中充滿不為外人所熟知的辛酸和血淚，小說中這對從低階層社會成長過來的學生姊妹見證了這一切，如同作者在小說序言中所說，那是他自己母親和阿姨那一代真實生活的寫照，因此，這除了是一篇時間變遷過程的史詩之外，同時也是一篇已逝去艱困時光的寫實告白，作者這樣說：「那一段時期，回憶起來相當靈活生動，記憶裡不但充滿來自汽車、電影以及除草機的聲響，更流動著生氣蓬勃的嘹亮聲響——那是兩個噤噤喳喳的女人，她們一個接一個故事細說從頭。」的確，這兩個女人渾身是勁，充滿生命活力，她們很起勁地述說自己的平凡故事，平凡卻不乏味，囉嗦卻不煩膩，字裡行間充滿了辛酸和嘲諷，卻依然意趣橫生。

這本小說在敘述觀點的運用上有其獨到不凡之處，作者使用個別人物的觀點去敘述故事，這多少顯得不同凡響，當然，這談不上首創，狄更斯在《荒涼屋》或福克納在《當我垂死時》

都已先後嘗試使用過，只是石帝文在此所使用的筆觸顯得更為生動活潑，而且帶有史詩格調的企圖，使用不同人物的個別觀點去講故事，無形中拓展了史詩筆觸的視野，不但人物個性顯得鮮活，故事的進展也同時變得更為生動有趣，一段平凡的生活履歷，因而顯得更為栩栩如生，同時也真確見證了歷史——書中歷史學家的話所呈現的觀點，事實上也正是學歷史出身的作者所抒發的批判觀點，活在故事中的人物很少有歷史觀點，好比《戰爭與和平》的故事敘述者托爾斯泰，在敘述史詩故事中必須不時以主觀觀點的歷史下評斷，至於歷史的客觀見證則一概由故事人物的言行來襯托，這本小說中的學生姊妹透過各自的觀物角度，很真確見證了一段紐西蘭的發展歷程，而自己在故事中的意像也跟著栩栩如生了起來。

據說這本小說自從一九八〇年代末出版以來，在紐西蘭當地極為風行，因為小說故事說出了許多人的心聲，因而引起熱烈的共鳴，我們也許會認為這是一種「地域性」，「地域主義」正是蘊釀偉大文學的溫床，一切從這裡開始，去發展共通的人文精神，在狹隘的地方空間中展現寬廣視界的人類共通情感，《「剩」賢奇蹟》似乎多少做到了這點。

閱讀這本小說帶给了我許多的樂趣，我要感謝石莉安為我們譯出這本小說，讓我們有機會接觸到不在我們經驗範圍之內的另一種不同的嶄新生活面貌，進而從其中體驗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文學經驗。順便一提，讀這本小說中譯本的另一個激發樂趣之根源，那就是譯筆的活潑生動，我無法窺知原著的行文風格，但至少中譯本身所流露的，正是一種獨特的風格。

【譯者前言】

翻譯是我的真愛，文學是我的深情

文／石莉安

三十二年前，我十九歲，曾經有一位目前在電視圈頗有「婆」名的演員，用很純真感性的聲音對我：「那年我四歲，去醫院看媽媽剛生的小貝比，我好高興呀，我做姊姊了，可是，當第二天我想再看妹妹的時候，那小娃娃呢？妹妹不見了，我想跟她玩的妹妹沒有了。」我望著自己出生十九年才謀面的姊姊，不知道要如何安慰她四歲時的失落。

一九七三年，我即將自臺中女中畢業的五月，有一天特別與同學騎著腳踏車去中興大學附近吃自助餐，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那時堪稱時髦的玩意——自助餐，當時一碗飯五毛錢，三塊錢可以吃到今日國民便當的水準；我是一個出生於「外省家庭」的孩子，北上東吳大學讀英文系的時候，才在宿舍裡與室友牙牙學說臺語，但我卻是土生土長的道地臺中人，三民路上有我接受啓蒙的托兒所，民權路上——我六歲考進去的中師附小日益茁壯，記得當年……

從小，我就很自豪自己是「獨生女」，尤其在那個同學都有很充足的兄弟姊妹的年代。記得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有天老師教了一個成語「掌上明珠」，他特別問全班誰是家裡的如此這般，在那個當年以「貴族小學」著稱的學校，在那個清一色都是女生的班級，只有我毫不猶豫

地，坦然無懼地舉起手來，理直氣壯地接受投過來無數羨慕的眼光，誰教我就是這麼篤定。

是不是人的一切都有定數？我一生奉公守法的父親將應該給予他留在大陸上四名子女的愛，悉數傾倒在我身上；我溫柔慈愛的母親將她宏大的母愛連同更深一層如祖母般的寵愛，全部澆灌在我一人身上；可是我能得到的福分也是有限的，我初中畢業的暑假，纏綿病榻的母親撒手人寰；倉促婚後三年，二十六歲的我終於沒有娘家可歸，但臨終前的父親最不能釋懷的，仍然是他無法放心地將我交託。

其實，如今已年過半百的我再來回顧，無論是如何千挑萬選的婚姻，要能夠放在與父母的大愛天平上相比擬的，實難見矣。於是，當年將近而立的我，終於懂得：要尋回童年起就培養的自尊自愛，要發掘自己在父母眼中的獨特與貴重，非得自力救濟不可。

我做過不少嘗試，試圖在自己穩定的教書生涯中，開創出另一片天空，而我東闖西試，才發現自己的能力實在有限。我在做母親後重新投入閱讀，從琦君、小民等女作家的散文中，找到慈母切切叮嚀的感覺，可就算如此，我為母的表現也不及當年母親給我的萬分之一，所以我沒有成就感。我力圖提筆創作，卻常感力不從心，空有情思卻無法佳文連篇。直到一九九〇年我參加了一個英語俱樂部的「吹牛故事比賽」(The Tall Tale Contest)，一舉得到全臺灣區的冠軍，才覺得，我應該在雙語的交流方面多下工夫。於是，我參加了「中華語文研習所」的華語師資培訓週末班，每週北上研讀了兩個月。之後，我以心得報告唯一獲選刊登在當期期刊的成果，得以在臺中的分校兼課，之後又自動改為義務教導外籍宣教士，做為我對教會的一點回饋。

說到宗教，教會在我心情最徬徨的時候收容了我，可是，我卻一直無法以同等的熱情來回報。我認定上帝是天父，我也遵從《聖經》的教導，可是我依然藏有太多的情感需要寄託，然而宗教也好，《聖經》也罷，都難以讓我魂縈夢牽；徒呼負負的感覺是痛苦的。

一九九六年我扶婆攜子遷往紐西蘭，旋即進入基督城教育學院攻讀中等教師文憑，我懷有在當地推廣中文教學的雄心，之後又讀了一張教非母語人士英語的憑證（Certificate of teaching ESOL），然後因為我進修假之後續請的是：照顧婆婆的「侍親假」，按規定「侍親假」中念的學位不予承認，於是，我放棄就讀研究所，開始在在所當地中學兼代課，二〇〇〇年離開的時候，我已取得基督城男子高中正式的非全時教職。

一九九七年底卸下進修的擔子，曾回臺參加「世界華語教學大會」，並為文記述。之後一九九八年三月與陳慧珍等友人共同成立了「基督城華文作家協會」，任「副會長」。其間為贊助會內期刊的出版，我再度提筆寫作，數次成文後又難以為繼，一九九九年，在幾乎「斷炊」的窘境下，忽然心生一計，何不就將手邊閱讀的《紐西蘭極短篇》擇一來譯，於是與出版商通過電話後，立即下筆譯就，這篇精巧玲瓏的掌中小說〈驗光師與她〉（The Optician，原作 Judith White），成為我生平第一篇的翻譯文字，刊登在《花城文采》第三期。

這篇翻譯給了我再接再厲的勇氣，適時我會（基督城華文作協）正面臨短缺演講作家的情形，與其從臺灣搬救兵（實際上有旅費的困難），不如就地取材，因而我提議，如果我們能請到紐西蘭的作家來演講，那我們需要解決的就只是翻譯的問題了，於是身為副會長的我就真的「入虎穴」，而且也開拓了這條「得虎子」的道路。

自一九九九年，我與紐西蘭作家協會分會長Dr. Stevan Eldred-Grigg展開合作以來（一九九九年年的約會），與我攜手進行「當西方遇上東方」雙語講座的紐國作家計有：James Norcliff（二〇〇〇）昔日與異鄉的風華）、Carl Nixon（二〇〇〇）倪卡爾的寫作生涯）、Gavin Bishop（二〇〇〇）畢蓋文的童話與插畫）、Joan Rosier-Jones（二〇〇一）情有獨鍾話寫作及二〇〇二談紐西蘭兒童文學的書與人）、Owen Marshall（二〇〇二回首來時路）、Sue McCauley（二〇〇三地上歲月）、Derek Challis（二〇〇四艾瑞思·蔚金蓀的中國行）、Judith White（二〇〇五從一則寓言說起……），和今年預約的Coral Atkinson，以及與Sandy Bain等詩人的串場演出，全數已逾十位。

不過，囿於臨場反應的能力，以及期望達到的文學水準，我們的講座都是事先寫好的講稿翻譯，再配合投影片，在演唸的同時放映，以期聲色俱佳。而且，我所發起的「當西方遇上東方」雙語講座，代表我會，從西元二〇〇〇年起，以「唯一的外語」踏上紐西蘭最受矚目的文學舞臺「Books and Beyond」，該國際性質的文學展一直都是純英語的天下，而我會首開先河以華文進駐，是年，我擔任基督城華文作協的會長。

我們引介給紐西蘭文學展大會邀請為國際貴賓的臺灣作家有張惠菁、鴻鴻、夏祖麗等人，至於我們以節目製作的方式所介紹的作品則更歷歷可數：從林海音的《城南舊事》到琦君的散文；從張大春的小說到詩人鄭愁予的《錯誤》；唐詩、宋詞以及陳義芝的現代詩，都是我們以中、英文在紐西蘭細數的家珍。

二〇〇〇年中我決定回來復任教職，經濟考量外，我確實也有所抱負——想將「華紐文學

交流」一事落實在自己生長的土地上。記得剛回來的那年還有春假，我利用那幾天，行囊裝滿紐西蘭作家的書，在臺北按圖索驥地去尋找出版社，搭計程車從新店到內湖，從臺北到三重，我住在教師會館，三天內六千塊告罄，自詡是文學推銷員，結果依然徒勞無功（甚至有報社告訴我：刊登國內作家的文稿都缺乏版面了，何況是紐西蘭的作家）。爲了維繫華文作協在紐西蘭繼續參展的一席之地，我接連數年請公假（因在學期中），自費專程赴紐只待一個禮拜。可是，我終究還是爲我的紐西蘭文學找到了出路。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明道文藝》接受了「石帝文博士談紐西蘭的文學史」專欄，刊登共二十一篇我的譯稿至二〇〇四年，同年底聯合文學以《紐西蘭的文學旅程》爲書名出版單行本。

二〇〇一至二〇〇五年底整四年，《國語日報》一共刊載了二十四篇的專欄「紐西蘭兒童文學的書與人」，由紐西蘭作協（NZSA）前總會會長Joan Rosier-Jones執筆，我所譯寫的一系列文章。

二〇〇三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在其發行的文學季刊上，爲紐西蘭的短篇小說製作專輯，由我協助邀稿及主筆翻譯。

二〇〇五年英語教學雜誌《All+》以中英文並列的形態，開設紐西蘭作家專欄，譯文由我撰寫，刊登了〈亦爲吾子〉（Our Sons As Well）、〈映上海〉（In Shanghai）、〈音樂飄處處狂〉（Music Crazy）等多篇。

二〇〇五年初起，《紐西蘭鏡報》邀我編譯「華紐書坊」雙週專欄，從彼時至今依然持